

# 第十章



## 歷史上的偉大轉折點

10.1 否定之否定

10.2 宗教復興的社會啟迪





1990年，福山縱情歡唱：「我們可能正在目睹……這樣的歷史終結，即人類意識形態的演進的終結點和作為人類最終形式的西方自由民主制的普及。」<sup>1</sup>十年以後，福山莊嚴重申：「十多年前，我認為我們已經到達『歷史的終點』：不是說歷史事件將終結，而是被認為是經過不同的政府形式演變發展的人類社會的歷史在現代的自由民主制度和以市場為主導的資本主義制度中達到了頂點。」<sup>2</sup>

## 10.1 否定之否定

亨廷頓引述高足的「歷史終結」之後，更上了一層樓：「在這個新的世界裡，最普遍的、最重要的和危險的衝突不是社會階級之間、富人和窮人之間，或其他以經濟來劃分的集團之間的衝突，而是屬於不同文化實體的人民之間的衝突。」<sup>3</sup>亨廷頓沒有說出來的潛台詞是：如果西方（美國）資本主義代表人類社會進步的最終形式，反美、非美、不美的文明衝突，只能定義為復古反動。

令人無所適從的是，幾乎所有穆斯林國家的經驗已經證明，在經濟制度上，越是按照國際貨幣基金組織自由放任的方案改革開放，越是加劇窮者越窮、富者越富的兩極分化，越是喚起原教旨主義復興；在政治制度上，越是按照福山提倡的美國模式普及民主，越是阻擋不住原教旨主義通過窮人大多數的合法選舉篡奪黨奪權。

譬如說「以市場為主導的資本主義制度」，1984年12月，美國凍結經濟援助，「表達了對國際貨幣基金組織迫使蘇丹引進經濟改革立場的支持」。老布什副總統訪問蘇丹，提出解除援助凍結的四項條件，包括「接受國際貨幣基金組織所要求的經濟改革。」「蘇丹政府屈服國際貨幣基金



組織的壓力，取消了對食品的補貼，正是一個被證明為政權失當的行動。」1985年4月，尼邁里被軍事政變推翻。<sup>4</sup> 80年代末，阿爾及利亞沙德利政府在國際貨幣基金組織的指導下改革開放。90年代初，埃及穆巴拉克政府在國際貨幣基金組織的指導下改革開放。一系列自由放任的改革開放，都在加劇貧富分化的同時，引起社會動蕩，激發原教旨主義復興。亞洲金融風暴中，在印度尼西亞，又是國際貨幣基金組織的改革方案，直接促成大規模社會動亂，穆斯林組織走上街頭，蘇哈托獨裁政府垮臺。<sup>5</sup>

譬如說「現代的自由民主制度」，「目前中東地區任何的世俗政府都不安地瞭解到如果有真正的民主選舉，則伊斯蘭政府大有可能取得政權。」<sup>6</sup>

民主已成為現代伊斯蘭政治思想和實踐的有機組成部分。……許多伊斯蘭行動主義者已經把議會民主「伊斯蘭化」了，並在反對執政政權的過程中訴求民主。伊斯蘭組織，諸如埃及、約旦的穆斯林兄弟會，巴基斯坦、克什米爾、印度和孟加拉的伊斯蘭教促進會，土耳其的繁榮黨，以及阿爾及利亞的伊斯蘭拯救陣線、突尼斯的復興黨、科威特的改革學會、馬來西亞的穆斯林青年運動和泛馬來伊斯蘭黨，他們都提倡民主選舉原則，並在獲準的地方參加議會選舉。<sup>7</sup>

阿爾及利亞的伊斯蘭拯救陣線、土耳其的繁榮黨、蘇丹的烏瑪黨、塔吉克斯坦的伊斯蘭復興黨，都是通過民主選舉奪取政權或者幾乎奪權。蘇丹的巴希爾、巴基斯坦的穆沙拉夫先政變奪權，全面推動伊斯蘭化以後，再在大選中高票當選。

1989年4月，突尼斯舉行全國選舉，儘管政府對



選舉過程嚴加控制，並阻止伊斯蘭傾向運動或復興黨以政黨形式參加選舉，然而，該組織的成員仍然贏得了18%的選票，在一些城鎮地區，這一比例甚至高達40%。……1992年，真主黨在黎巴嫩的議會選舉中取得極大的成功；同年10月，科威特議會的50個選舉席位中，伊斯蘭主義者輕取三分之二。在整個穆斯林世界，以合法的方式參與政治已不是某幾個伊斯蘭組織的政治選擇，埃及和約旦的穆斯林兄弟會、馬來西亞的馬來西亞青年運動和伊斯蘭黨等等，凡是允許參加選舉的國家，伊斯蘭組織和政黨幾乎毫無例外地以合法的途徑融入政治進程。<sup>8</sup>

這種趨勢，連亨廷頓都看明白了。

不論美國菁英人士目標如何，美國公眾一向不把對外推廣民主制當作優先的對外政策目標。「民主制悖論」認為，在別的社會中，實行民主制的結果往往導致反美勢力上臺當權，例如在拉丁美洲國家導致民族主義民粹派運動當權，在穆斯林國家導致原教旨主義運動當權。……在21世紀來臨的前後，阿拉伯世界凡是舉行選舉的地方，伊斯蘭政黨幾乎都增強了自己的力量。<sup>9</sup>

伊斯蘭原教旨主義復興運動，打破了「現代的自由民主制度和以市場為主導的資本主義制度」，終結人類歷史的迷夢。<sup>10</sup> 面對無法迴避的普遍現實，2001~2002年，福山在引述座師的「文明衝突」之後，不得不又上了一層樓：

如果我們認識到根本的鬥爭不僅僅是與實際恐怖分子的鬥爭，而是與認為世界就是信徒與非信徒之間的二元鬥爭的極端伊斯蘭主義者的鬥爭，那麼我們談論的就不是一小群孤立的狂熱分子。由於勇於同美國對抗，



9月11日以後，本·拉登在整個穆斯林世界獲得了大量的同情，從卡拉奇貧民窟裡的居民到貝魯特和開羅的專業人士，再到生活在英國和法國的巴基斯坦人和阿爾及利亞人。中東問題專家丹尼爾·派普斯估計，這類激進人口約佔穆斯林世界的10~15%。

多少人？按12億穆斯林算下來，是1.2~1.8億。福山想給眾多人口戴上一頂綠帽子——「伊斯蘭~法西斯主義」。<sup>11</sup>正好和希特勒上臺一樣，也是民主選舉的產物。怎麼辦？不能推廣美國的民主制度了。上層樓又上層樓，螺旋上昇，否定之否定，終結了的歷史還得重新來過，正好也和希特勒完蛋一樣：

德國的法西斯主義不是因為其內在的道德矛盾而崩潰的，他的消亡是因為德國被炸成了瓦礫堆，而且已被盟軍佔領。本·拉登因成功地襲擊了雙子塔樓而在穆斯林世界大受歡迎。打個比方，如果美軍在廣場的路燈柱上對拉登和他的塔利班保護者施以絞刑，那麼其運動的吸引力會小得多。<sup>12</sup>

真惹急了，哈佛教授一樣殺氣騰騰！可惜是君子之心度小人之腹——民不畏死，奈何以死懼之？如今讓「反恐」專家最頭痛的是，「自殺炸彈不可能被常規懲罰嚇住。死刑懲罰對那些準備赴死的人有什麼意義？更嚴厲的法律制裁和國際慣例肯定無效。」<sup>13</sup>在巴勒斯坦難民營，家人為自己的孩子成為自殺炸彈而自豪，而祝福。「他們不但不怕死，甚至還甘願在攻擊行動中英勇就義。事實上，在執行恐怖行動的過程中，人們還常常發現這些自殺式炸彈手根本不想逃跑，甚至認為在行動中生存下來是很不光彩的。」<sup>14</sup>為此，金維宜寫文章〈求活的怎敵求死的〉，肯定「珍惜生命的贏



不了以死為榮的。」<sup>15</sup>

比這更麻煩的是，本·拉登還沒抓住，「第二代本·拉登」——扎卡維走到前臺。<sup>16</sup> 聯合國安全理事會專家羅蘭·賈卡指出：

儘管華盛頓或利雅德視他為恐怖分子、異端分子，然而對於千百萬回教徒而言，他膽敢與美國人、猶太人和腐敗的國王公開作對，成了一個神話人物、一個對抗西方「邪惡」的烈士。在某些清真寺裡（包括法國境內）人們稱他為「義勇的奧薩瑪」，成千上萬的父母為他們的小孩命名為奧薩瑪，某些回教國家的農莊、學校及商店也都以這個名字作為招牌，表示對他的敬重。<sup>17</sup>

因為這份頭痛，2003年10月，美國國防部長拉姆斯菲爾德在《反恐戰爭備忘錄》裡垂頭喪氣。這份人稱「迄今最重要且令人目瞪口呆的官方文件」，等於承認「反恐」戰爭徹底失敗：

我們無法衡量在反恐戰爭是勝利或失敗，因為我們不知道每天捕獲和消滅的恐怖分子的人數，是否超過伊斯蘭學院和激進伊斯蘭教士每天招募和訓練與我們作對的恐怖分子的人數。

要怎樣阻嚇向激進的伊斯蘭學院提供資金的幕後人物，目前的形勢是否顯示我們愈努力就愈落後，是否可以建立一項秘密基金，以誘使伊斯蘭學院不與我們作對。<sup>18</sup>

即便如此，美軍還是比哈佛教授更著急想吊死本·拉登。美國警方抓人，最高懸賞從未超過兩百萬美元。如今懸賞本·拉登的花紅，從五百萬美金漲到了2500萬。<sup>19</sup> 後來連基地組織的三把手——扎卡維的懸賞也漲到2500萬美



元。<sup>20</sup> 重賞史無前例，不知有多少智勇雙全的蘭博，在掘地三尺，刨本·拉登的祖墳哩。到底難在哪兒了？福山振振有辭，交代得明白：

美國當前所面臨的挑戰不僅僅是與一小撮恐怖分子的鬥爭。恐怖分子賴以游泳的伊斯蘭~法西斯主義海洋構成了一種思想挑戰，在某些方面這種挑戰比共產主義的挑戰還要嚴峻。<sup>21</sup>

靠歷史哲學成名的福山肯定聽說過，德國法西斯橫掃歐洲如捲席，終於被盟軍佔領，很大程度上，靠的是共產主義蘇聯傷亡兩千多萬人，從莫斯科一路反攻到柏林。而德國法西斯與世界穆斯林相比，實在算不上「海洋」。得道多助，失道寡助。當年希特勒是被資本主義加社會主義的世界人民淹死的。二戰以後，不算遭美國中央情報局顛覆的政權和美國政府經濟制裁的國家，僅美國軍隊親手打過的國家（包括直接戰爭和狂轟濫炸），英國《衛報》專欄作家一口氣數出 20 多個，包括中國（1945~1946、1950~1953）、朝鮮（1950~1953）、危地馬拉（1954、1967~1969）、印度尼西亞（1958）、古巴（1959~1960）、扎伊爾（1964）、秘魯（1965）、老撾（1964~1973）、越南（1961~1973）、柬埔寨（1969~1970）、格林納達（1983）、利比亞（1986）、薩爾瓦多（80 年代）、尼加拉瓜（80 年代）、巴拿馬（1989）、伊拉克（1991~2002）、波斯尼亞（1995）、蘇丹（1998）、南斯拉夫（1999）、阿富汗（2001）。<sup>22</sup> 接下來要還整治的名單早開出來了：伊拉克（2003 年佔領）、伊朗、敘利亞、朝鮮、利比亞、古巴、蘇丹。<sup>23</sup> 一天也沒閑著，天天恃強凌弱，滿世界欺負過來非弱即小，沒有一個旗鼓相當的對手。就這點兒出息，遠不如當年的德國法西斯。如今，眼看身陷淹死過希特勒的波濤洶湧，又哪裡來得辦法把「海洋」吊死



在路燈柱上呢？——從這個角度看問題，日裔美人福山的《歷史的終結》，恐怕只能是日裔美人福山自己的歷史的終結了。

最後再看亨廷頓的「文明的衝突」。作為全書立論的結尾，亨廷頓煞有介事地詳細預言，不久的將來（21世紀初），中國經濟的持續發展，帶來對穆斯林國家石油資源無法遏止的渴求，勢必促成儒教~伊斯蘭教結盟。於是乎，「美國、歐洲、俄羅斯和印度展開了一場反對中國、日本和大多數伊斯蘭國家的真正的全球戰爭。」文明衝突的格局一清二楚：「黃禍」加「綠禍」反對西方基督教文明。<sup>24</sup> 何謂「大多數伊斯蘭國家」？70年代中期以來，伊斯蘭教在黑非洲迅猛發展，穆斯林人口翻了一番，已佔總人口的三分之一。<sup>25</sup> 印度不僅是非伊斯蘭國家中穆斯林最多的國家，而且是僅次於印度尼西亞的穆斯林人口第二大國家，因為貧富懸殊和種姓制度，伊斯蘭教發展尤其迅猛。<sup>26</sup> 暫且不論日本、印度的陣營安排值得商榷，籠而統之望過去，亨廷頓的這場「全球文明之戰」，不能不令人聯想起黑人、黃人、南亞北非南美黃裡透白的多數南方窮人，與少數北方富有白人的衝突；不能不令人聯想起過去殖民地受壓迫、受剝削的廣大人民，反抗一小撮帝國主義列強的鬥爭。

全球「反恐」戰爭大張旗鼓五年之後，布熱津斯基概括世界形勢：「全球人民在政治上已經覺醒，對人類不公狀況越來越無法忍受了。」<sup>27</sup>

## 10.2 宗教復興的社會啟迪

西方媒體通常製造一種印象，就是將弊端叢生，而且偶有暴力形態的宗教狂熱（稱為「基本教義





派」)，皆視為是伊斯蘭的現象，但是實情並非如此。基本教義派是一種全球的事實，而且在每一種主要的宗教裡面都會出現，此一現象乃是對現代化的回應。世上有基本教義派的猶太教、基本教義派的基督教、基本教義派的印度教、基本教義派的佛教、基本教義派的錫克教，甚至基本教義派的儒教。……所有信仰中的基本教義派運動都有共同的特徵，他們所表現出對於現代試驗的深沉失望與幻滅，而這種現代的試驗尚未實踐自己承諾的所有事情。<sup>28</sup>

恩格斯說過，「宗教一旦形成，總要包含某些傳統的材料，因為在一切意識形態領域內傳統都是一種鉅大的保守力量。但是，這些材料所發生的變化是由造成這種變化的人們的階級關係即經濟關係引起的。」  
「歷史上的偉大轉折點有宗教變遷相伴隨，只是就迄今存在的三種世界宗教——佛教、基督教和伊斯蘭教而言。」<sup>29</sup> 歐洲從奴隸制轉入封建社會，伴隨的是基督教的崛起和教會的黑暗統治；從文藝復興步入資本主義，伴隨的是馬丁·路德的新教改革。令人好奇和期待的是，在社會主義迫使資本主義注重公平、資本主義迫使社會主義追求效率的歷史終結之後，全球化信仰危機，危機到不僅所有宗教統統原教旨主義復興了，而且奧姆真理教、法輪功等歪門邪教蔓延橫行。「有宗教變遷相伴隨」的「歷史上的偉大轉折點」，轉去哪裡？

湯因比引述托馬斯：

熱望停止了，理解也停止了；  
理解停止了，生存也停止了。<sup>30</sup>



## 註釋和出處：

- 1 亨廷頓引述福山的話之後，提出不同意見，以申引出新的文明的衝突：「對和諧的期待得到了廣泛的認同。政治領袖和知識領袖都詳細闡述了類似的觀點。……冷戰結束時的和諧錯覺很快被下述情況所驅散：發生了大量的種族衝突和『種族清洗』，法律和秩序陷於崩潰，出現了國家之間聯盟和衝突的新模式，新共產主義和新法西斯主義開始復活，宗教原教旨主義得到了加強，俄國結束了同西方關係的『微笑外交』和『同意政策』，聯合國和美國沒有能力制止流血的地區衝突，一個正在興起的中國日益自我伸張。在柏林牆倒塌五年之後，世界比冷戰時代的任何時候都更頻繁地聽到『種族滅絕』一詞。一個和諧世界的範式顯然距離現實太遙遠，它不能對後冷戰世界作有用的指導」（亨廷頓：《文明的衝突與世界秩序的重建》第11~12頁）。
- 2 福山：〈恐怖主義與「文明衝突」〉，反恐怖研究中心：《恐怖主義與反恐怖鬥爭理論探索》第75頁。
- 3 亨廷頓：《文明的衝突與世界秩序的重建》第7頁。
- 4 埃斯波西托：《伊斯蘭威脅》第116~119頁。
- 5 粵海金融控股研究部：《香港聯繫匯率保衛戰》第105~106、163~178頁。
- 6 「例如，在埃及，伊斯蘭就如同1950年代納賽爾主義一樣流行。伊斯蘭的服飾乃獨一無二的，而且由於穆巴拉克的政府乃世俗派的，所以此種服飾乃自願穿著。即使世俗派的土耳其，最近的調查發現，有7%的人口自稱是虔誠的，而且20%的人每天禱告五次。人們轉為寄望於約旦的穆斯林兄弟會，而巴勒斯坦人則指望穆加瑪（Mujamah）。巴勒斯坦解放組織（PLO）在1960年代帶有其他組織具有的特點：顯得過於笨重、腐敗而且過時。在中亞共和國，穆斯林在數十年蘇聯壓迫之後，重新找回其宗教」（凱倫·阿姆斯特壯：《伊斯蘭》第251~252頁）。
- 7 埃斯波西托：《伊斯蘭威脅》第288~291頁。
- 8 東方曉：《伊斯蘭與冷戰後的世界》第11頁。
- 9 亨廷頓：《我們是誰？》第304、297頁。
- 10 真納早就說過，「民主是穆斯林的生命。……穆斯林相信博愛、平等和自由」（博萊索：《真納傳》第211頁）。



- 11 無獨有仁。當年納賽爾收回蘇伊士運河，英國首相艾登譴責他是希特勒。後來老布什接著罵薩達姆是納賽爾的繼承人（埃斯波西托：《伊斯蘭威脅》第92頁）。
- 12 福山：〈恐怖主義與「文明衝突」〉，反恐怖研究中心：《恐怖主義與反恐怖鬥爭理論探索》第80~83頁。
- 13 Martin Wolf：“The frightening flexibility of international terrorism”，*Financial Times*，2003年6月4日，第13頁。
- 14 胡聯合：《當代恐怖主義與對策》第54~56頁。塔利班的戰士時常穿白衣戰鬥。「為什麼穿白衣？一個阿富汗士兵告訴《美國新聞與世界報導》記者說：『塔利班戰士穿的是穆斯林死後待葬的衣著。他們知道，美國轟炸起來，他們必將死無葬身之地，就穿著他們的墳墓來戰鬥。』一個美國國防部官員說，他們不逃跑」（章楊：《美國的戰爭》第69頁）。
- 15 金維宜：〈求活的怎敵求死的〉，香港《信報》2006年9月28日，第29頁。
- 16 基地組織1.8萬人，2004年包括西班牙大爆炸，已經不用本·拉登親自出手，都是「第二代本·拉登」直接組織指揮了（〈「第二代本·拉登」走到前臺〉，《參考消息》2004年6月5日，第3頁）。
- 17 羅蘭·賈卡：《本·拉登秘密檔案》第20~21頁。
- 18 「我們是否有必要制定更完善的長遠戰略去對付下一代恐怖分子，目前的行動顯得短視，從代價和效益比率來看我們失算，為了反恐我們付出數以十億計美元，而恐怖分子只花費數百萬美元，就足以使我們疲於奔命」（〈拉姆斯菲爾德自嘆陷伊泥淖〉，香港《信報》2003年10月25日，第8頁）。
- 19 羅蘭·賈卡：《本·拉登秘密檔案》第20頁；民族與宗教研究中心：《世界宗教問題大聚焦》第109頁。奧瑪爾的懸賞為一千萬美元（王毓國：《與槍口對話》第47頁）。2003年，薩達姆的懸賞水漲船高，也攀升到2500萬，兩個兒子的懸賞各為1500萬。一網逮住爺仁，獎金5500萬美元（Gareth Smyth等：“Bush puts bounty of \$25m on Saddam”，*Financial Times*，2003年7月4日，第1頁）。2003年7月，美軍擊斃薩達姆的兩個兒子，佔領美軍司令宣稱準備兌現三千萬美元獎金給提供消息的線人（〈烏代庫賽慘死疑因籠裡雞作反〉，香港《信報》2003年7月24日，第8頁）。不知道該線人是否拿到獎金，



知道的是 2004 年 6 月該線人在大街上被槍手擊斃。

- <sup>20</sup> 〈捉拿扎卡維賞金增至 2500 萬美元〉，香港《信報》2004 年 7 月 2 日，第 7 頁。
- <sup>21</sup> 福山：〈恐怖主義與「文明衝突」〉，反恐怖研究中心：《恐怖主義與反恐怖鬥爭理論探索》第 80~83 頁。
- <sup>22</sup> 阿魯恩德哈蒂·羅伊：〈打著反恐旗號的恐怖主義〉，反恐怖研究中心：《恐怖主義與反恐怖鬥爭理論探索》第 295 頁。
- <sup>23</sup> 美國《抗擊恐怖主義國家戰略》第 8 頁（網址：<http://usinfo.state.gov>）。
- <sup>24</sup> 亨廷頓：《文明的衝突與世界秩序的重建》第 364 頁（詳見附錄：亨廷頓「黃禍」加「綠禍」的世界大戰）。70~85%的英國人、90%以上的美國人、80%的法國人、85%以上的西班牙人信仰基督教（民族與宗教研究中心：《世界宗教問題大聚焦》第 390 頁）。
- <sup>25</sup> 黑非洲的穆斯林從 70 年代中期的近一億增加到兩億，約佔總人口的三分之一（民族與宗教研究中心：《世界宗教問題大聚焦》第 196 頁）。70 年代，尼日利亞總統戈翁、加蓬總統邦戈、烏干達總統阿明、中非總統博卡薩，出於各種原因，先後皈依伊斯蘭教（金宜久：《伊斯蘭教與世界政治》第 194 頁）。
- <sup>26</sup> 巴基斯坦和孟加拉本來就是因為信仰伊斯蘭教，從印度分離出來的。如今印度境內還有 1.2~1.4 億伊斯蘭教徒，僅次於印度尼西亞（1.7 億）。伊斯蘭教與窮人的親密關係，典型反映在印度上千年的教派衝突上。通過改信伊斯蘭教，一般平民「可以擺脫印度教種姓制度的束縛。……由於印度教社會種姓制度的壓迫，不少低種姓的印度教徒和不可接觸者紛紛改信伊斯蘭教」（民族與宗教研究中心：《世界宗教問題大聚焦》第 444~445 頁）。「在長期的歷史進程中，大量不甘忍受印度教種姓制度壓迫的『不可接觸者』皈依伊斯蘭教，希望擺脫自己的悲慘命運，而印度教高等種姓則因此把伊斯蘭教等同於『不可接觸者』，視之為不潔淨而加以鄙視。這些都是造成印伊兩大宗教難以和睦共處的文化心理根源。」印度兩級分化極端嚴重。「據統計，在印度獨立後發展起來的 50 個工業財閥中，沒有一個是穆斯林；在擁有五千萬盧比資產的 2832 個工業資本家中只有四個是穆斯林」（民族與宗教研究中心：《周邊地區民族宗教問題透視》第 175 頁）。如今全國近 25% 的人口每天開銷不到一美元，十億



- 盧比（約合2100萬美元）以上的富翁110名（〈印度十億富翁逾百〉，《新民晚報》2003年2月2日）。如今印度仍有1.6億賤民——「不可接觸者」，大部分生活在農村。「2003年，一些人認為找到了解決辦法。即賤民公開改信佛教和伊斯蘭教。……改變宗教信仰運動使傳統印度教信徒們感到恐慌。五個地區已經通過了一些法律，旨在限制這種行為」（〈有誰信，貧賤富貴由天定？〉《參考消息》2003年6月7日，第6頁）。
- 27 布熱津斯基：《美國的抉擇》第171頁。
- 28 凱倫·阿姆斯壯：《伊斯蘭》第232~233頁。宗教的原教旨主義復興，從美國福音派新教徒開始。「20世紀晚期的世界裡，一項非常令人驚訝的發展，就是在所有主要宗教傳統內部，都涌現了一支普遍被喚作『基本教義派』的虔誠、好戰流派。……這種基本教義派思潮還不僅限於一神教信仰，其他如佛教、印度教甚至儒教信仰當中，我們也都可以發現基本教義派信徒的身影」（凱倫·阿姆斯壯《為神而戰》第9~10頁）。
- 29 黑體加重為原文所有（恩格斯：〈路德維希·費爾巴哈和德國古典哲學的終結〉，《馬克思恩格斯選集》第4卷，第253、231頁）。
- 30 湯因比：《一個歷史學家的宗教觀》第13頁。